

对于安丘汉画像石墓中画像石的艺术价值，专家学者评价是“代表了汉画像石最高艺术水平”。从雕刻技法、画面结构、艺术风格几个方面看，堪称罕见的汉代艺术瑰宝。



画像堪称汉代艺术瑰宝



位于中室室顶北坡场面较繁杂画像石实景

画像与建筑浑然一体 功能与形式紧密结合

将百余块画像石合理分布在墓葬不同位置，墓葬制造者除了雕刻技法上相对统一，还注重整体结构，让所有画像的配置都与建筑物浑然一体，功能与形式紧密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。

首先，复合花纹带巧妙而铺张地使用，几乎布满了整个墓室，甚至有很多石面上除了纹饰，并无具体画像，这就极大地提高了画像的美感。这些主要由水波纹、垂幛纹、锯齿纹、绉纹等构成的装饰，经常构成一条宽大的复合花纹装饰带，大面积地围绕在每一幅画面的周围，使整个墓室显得富丽奇伟，又浑然一体。

其次，在整体的统一之外，具体图像的处理更值得称道。如中室北壁西端立石上的人物行列，第一层刻四人，皆褒衣峨冠，左一人右向拱手立，右三人左向立，前二人拱手，后者右手前平伸。第二层为四人站立，皆着长裳，当为女子，从左至右，第一人面左，第二人向右回首，第三人左向持一圆形物，第四人左向躬身。第三层刻二人对舞，似有节拍。下置四盘，当属“盘鼓舞”。第四层刻一人端坐，旁有二人服侍，前有二人跪拜。

表现的应为汉人日常生活。最上层是“迎宾”场景，虽是并列构图，但人物姿态各异。最左面一人似正在与第一位客人寒暄，第二位客人尾随其后，主人伸手恭请。虽然是一个极普通的寒暄场景，却不乏趣味，人物关系和谐，是平中见奇的典范之作。将其与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洛阳“八里台迎宾拜谒图”相比较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后室西间西壁狩猎图上石画像，画面以长卷的形式展开，其动与静的处理尤为得当。左面右侧总体呈现的是相对安静的场景，大树、树下的马、犬，似乎都在暗示狩猎还没有正式开始，但已经蓄势待发，因为树上的鸟已经飞起来了，人们也准备好了弓箭。再向右，就是跃马捕猎场景，野兽四散，狂奔乱走。到了画面中部，出现了一座云雾缭绕的山，画面又开始相对平静，山禽野兽在山中若隐若现。继续向左，可以见到一场祥瑞瑞兽与神仙羽人的狂欢，画面再次充满动感。

多种雕刻手法并用 既统一又富于变化

画像石为安丘汉画像石墓最富于价值的遗存。可以说，它是一种半浮雕、半绘画式的艺术品。很多专家、学者，尤其一些美术工作者表示，其饱满铺陈的表现手法，深沉雄大的宏伟气魄，无不让人叹为观止。

墓中画像雕刻技法，采用了凿纹浅浮雕、高浮雕、透雕及凹面线刻多种技法，整体既统一，又富于变化。

有的一块整石上结合了两种雕刻技法。如前室西壁的车马出行图，即用了凿纹浅浮雕与凹面线刻。

凿纹浅浮雕是该墓使用最多的

技法，凿纹是在物象轮廓之外，处理成减地，并留下纵、横或斜向平行的凿纹，这种雕刻让安丘汉画像石墓呈现出浑厚质朴的美感。

凹面线刻亦称“凹面阴刻”，即把物象轮廓以内剔成凹下去的平面，再用阴线刻画细部。凹面外面的地子，又分为“平地”“凿纹地”两种。该墓中的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石及大部分车马出行图即采用凹面线刻。凿纹地凹面线刻，就是剪影式、概括的外轮廓，与精细、有力的阴线刻之间的对比相映成趣，如前室西壁上石的第二层画像。

高浮雕和透雕技法用在了甬道封口石、门扉、门额及室内的三根立柱上。墓门门额，以高浮雕技法刻一卧鹿，左右则分别以浅浮雕刻出青龙和白虎，也是高浮雕与浅浮雕结合的范例。立柱同样采用了立体感很强的高浮雕手法。重要的建筑部位刻得最深处达11厘米，起到了格外引人注目的效果。

透雕的手法，见于两根方柱转折处。这里出现的镂空，避免了因浮雕深度缩短变形，所刻人物、动物均呼之欲出，增加玲珑剔透的美感，并于庄重神秘的气氛中平添活泼的情趣。

风格既朴拙大气 又不乏精细传神

我国绘画史上，汉画风格的主流被认为朴拙大气。这一特点在安丘汉画像石墓每一块画像石上得以体现。

仍以前室西壁车马出行图上石两层画面为例，其简练、铺陈式的构图，就是典型的汉代造型。从上层佩鞍马左向奔走，其后跟随的飞龙、凤鸟、翼虎及各种小兽到下层捧盾之人恭迎，再到持幡辎车骑吏，艺术表现已不拘泥于形象限制与外在形似，而追求传神与传形的统一。

它通过凿纹浅浮雕手法显露简率和粗朴，使作品具有概括、浑厚的同时，还通过凹面线刻技法赋予其精细、准确、洗练。画像石传递

出独特的超脱感，让人久看不厌。

该墓画像石的精细与传神就体现在画像统一变化中。第二层末尾的二骑吏被处理成背对观者的形式；中室南壁横梁上的车马出行图末尾，两骑吏被刻画成一正一背形式，背面的人与马头侧转以呼应左侧画面。将精细发挥到极致，说明了作者高超的造型能力。

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。像该墓中描绘最多的祥瑞异兽题材，此类画像在艺术表现上有一定的灵活性，最能发挥作者想象力。不论是展翅对舞的朱雀，腾跃翻滚的异兽，还是昂首行进的龙、虎，其形象都被工匠们信手拈来，并进行了

大胆的夸张变形以及千变万化的组合。画像一方面展现了奔放活跃的勃勃生机，一方面也洋溢着作者洒脱、放达而热烈的创作激情。

安丘汉画像石墓后室中间圆柱，整个柱身布满了雕刻，由几十只穿插交织、相互衔咬的瑞兽组成，又填入人像、人头和圆形的云朵。整体来看浑然一体，但细看又可分辨出每个个体，尤其是异兽的肢体结构、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晰明了。对于这些复杂的画像，其本身的精美、繁复自不必说，此时的精细，还应该包括那些无名的作者，在创造纷繁复杂物象时所表现出来的周密不苟的创作态度。